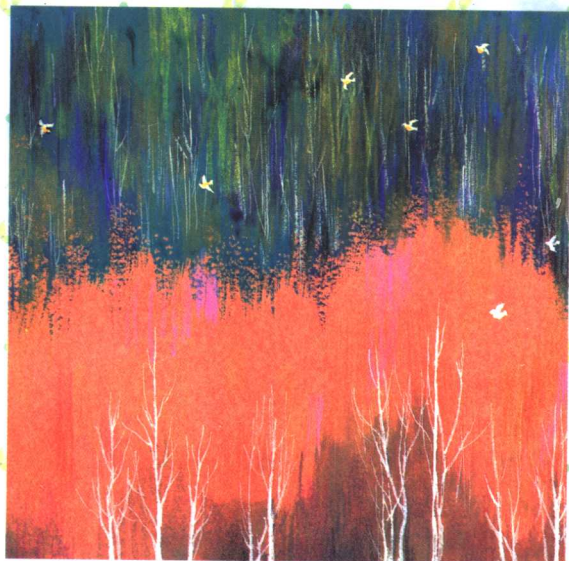


LUZHU CONGSHU

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露 · 珠 · 丛 · 书



心的嘱托

河北
少年
儿童
出版
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LUZHUCONGSHU

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露 珠 丛 书

心的嘱托

宗 璞

河 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露珠丛书

心的嘱托

肖复兴 主编 宗璞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 12.5万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90元

ISBN 7-5376-1572-1/I·648

精其選解其言

識其意明其理

右錄

馮友蘭先生讀書法

宗璞敬書

一九九六年三月

总 序

肖复兴

给孩子们编一套有价值的、每本又不太厚的散文丛书，是编选这套《露珠丛书》的初衷。

这个初衷，主要是针对当前为孩子出版的书籍中存在着越出越厚、越出越豪华、礼品化的倾向。而为孩子出版的文学类的书籍中，品种更显得单调，除了一些童话和雷同重复的古典、外国文学名著缩编之外，其他品种很少见到，散文丛书一套也没有。

《露珠丛书》，是专门为孩子编的第一套散文丛书。

说它有价值，首先它是这样一套献给孩子们的礼物。它是那样的清新，如露珠般晶莹新鲜，区别于司空见惯、

泛滥成灾的东西。同时还在于它所选的散文适合孩子阅读。这些散文或是专写孩子的，自然洋溢着孩子天然的情趣；或是专为孩子而写，当然充满对孩子成长的期待；或虽不是专写孩子也不是专为孩子而写，却是有助于孩子的阅读范围的扩大、阅读能力的提高、阅读情趣的陶冶。它们或写人，或记事，或抒情，或论理，都是融情于理，寄景于思，将一份对孩子的真挚的爱心融化在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

说它适合孩子阅读，还在于这里所选的散文篇幅都不长，每一本书都不厚。为的就是让孩子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轻松地读完，并能够消化吸收，不仅有助于孩子知识和情感的滋养，而且有助于孩子想像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希望每一篇散文都是一篇范文，帮助孩子的作文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要胜于眼下泛滥着的千篇一律的作文辅导之类的书籍。

基于这种考虑，我和出版社的朋友求助于作家，得到许多作家的支持。能够为孩子编选这样一套散文丛书，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这里既有老一代的作家郭风、袁鹰、宗璞；也有中年作家柳萌、韩少华、许淇、胡昭；还有年轻一代的作家赵丽宏、铁凝、张抗抗、陆星儿等人。他们都是当前最为活跃并且最具有实力的散文作家。他们都放下手中正忙的写作任务，而先为孩子编选这套丛书。孩子确实是第一位的，他们是跨

世纪的一代，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为了他们。因此，这里组成的颇为可观的阵容，说明作家们对孩子的一份深厚情意，也说明这套丛书不同寻常的价值。

在丛书出版已成为时髦和时尚的今天，我们希望这套精心编选、精心制作的丛书，能够有别于其他丛书，以它的价值、它的特点、它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作家和编者所拥有的爱心，赢得孩子们同时赢得家长 and 所有成年人的心。

我们也希望这一套《露珠丛书》能够伴随孩子的成长，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清新而湿润地滋润孩子的心田，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和回味，在他们长大成人作了父辈的时候，还能够富于感情地对他们的孩子说：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还不错的书，叫做《露珠丛书》。

1996年10月16日于北京

自序

“又是一个清晨，花朵上滚动着亮闪闪的露珠，显得那样的新鲜，那样活泼。露珠儿干了，花朵更加鲜艳，仿佛在发着光彩。

过路人看着这些花朵，都在说：‘真叫人高兴呵，好像自己都年轻了！’”

这是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童话《露珠儿和蔷薇花》中的一段。由于露珠的滋润，花朵更美丽。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我也在报章上看到许多人有这样的意见：我们需要送婴儿入睡的温柔的摇篮曲，需要和孩子一起蹦蹦跳跳的活泼的儿歌，也需要各种各

样的少年读物,使他们的心灵和身体一起健康地成长。我一直梦想着能写出一篇小说,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的年轻人不再沮丧,自立自强;让那些多幻想的少年,逃学的回到课堂,流浪的回到自己的家。他们长大以后,仍能记得这些作品给他们的安慰和力量。所以我知道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为中学生读的露珠散文丛书,十分高兴。

书前我写的十二字读书法,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总结出来的读书经验,如能体会行之,是可终身受用。首曰“精其选”,这实在重要,书太多了,难免良莠不齐,有的书明摆着不可读,这还好些,有的貌似学术著作,之间在是鱼目混珠,实属假冒伪劣之流,如不精选,势必上当。“解其言”就是读懂每一字每一句,能够讲解,对古文外文尤需在这方面下功夫。“识其意”是说不仅读懂字面,还要领会字里行间之意,内容大大超过字面。古人云“读书得间”,即此意也。“明其理”是说读书要融会贯通,对书中蕴藏的客观道理有所认识。这就不只限于读一本书得到的知识,而是多本书互相启发参照,更可明白其中道理。这十二字,我愿与小朋友们共勉。

我的这本集子由王增如同志编选,她很认真,做了大量的工作。集子共收三十六篇文章,从1980年冬写的《废墟的召唤》到今年1月写的《比尔建亚》。时

间经过了十多年，我已发染银霜。但是仍怀着梦想，在追求，在召唤，当想到众多的小读者时，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如果我的文字能够像露珠一样对稚嫩的心田起一点滋润丰富的作用，我就十分满足了。

1996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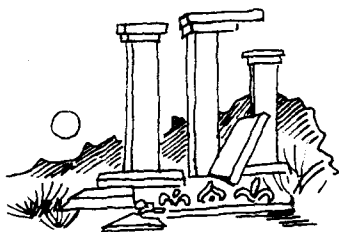
目

录

废墟的召唤	(1)
紫藤萝瀑布	(6)
猫 豕	(9)
根 书	(15)
卖 书	(19)
酒和方便面	(23)
风庐茶事	(28)
风庐乐忆	(32)
药杯里的莫扎特	(36)
比尔建亚	(40)
秋 韵	(42)
我爱燕园	(45)
好一朵木槿花	(50)
报 秋	(54)

送 春	(57)
丁香结	(61)
未解的结	(64)
西湖漫笔	(66)
爬 山	(72)
岭头山人家	(79)
不要忘记	(84)
彩虹曲社	(90)
澳大利亚的红心	(94)
奔落的雪原	(102)
在黄水仙的故乡	(108)
没有名字的墓碑	(112)
写故事人的故事	(118)
他的心在荒原	(126)
行走的人	(136)
九十华诞会	(140)
哭小弟	(147)
小东城的井	(155)
心的嘱托	(159)
三松堂断忆	(164)
星期三的晚餐	(173)
辞 行	(179)
日记三则	(184)

废墟的召唤



冬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这一片田野上。刚是下午，清华气象台上边的天空，已显出月牙儿的轮廓。顺着近年修的柏油路，左侧是干皱的田地，看上去十分坚硬，这里那里，点缀着断石残碑。右侧在夏天是一带荷塘，现在也只剩下冬日的凄冷。转过布满枯树的小山，那一大片废墟呈现在眼底时，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历史忽然倒退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而且乱石衰草中间，仿佛应该有着姐己、褒姒的窈窕身影，若隐若现，迷离扑朔。因为中国社会出奇的“稳定性”，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传到那拉氏，还不中止。

这一带废墟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一部分。从东到西，有圆形的台，长方形的观，已看不出形状的堂和小巧的方形的亭基。原来都是西式建筑，故俗称西洋楼。在莽苍苍的原野上，这一组建筑遗迹宛如一列正在覆没的船只，而那丛生的荒草，便是海藻，杂陈的乱石，便是这荒野的海洋中的一簇簇泡沫了。三十多年前，初来这里，曾想，下次来时，它该下沉了罢？它该让出地方，好建设新的一切。但是每次再来，它还是停泊在原野上。远瀛观的断石柱，在灰蓝色的天空下，依然寂寞地站着，显得四周那样空荡荡，那样无倚无靠。大水法的拱形石门，依然卷着波涛。观水法的石屏上依然陈列着兵器甲冑，那雕镂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有力。但石波不兴，雕兵永驻，这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废墟，只管悠闲地、若无其事地停泊着。

时间在这里，如石刻一般，停滞了，凝固了。建筑家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的遗迹，又是什么呢？凝固了的历史么？看那海晏堂前（也许是堂侧）的石饰，像一个近似半圆形的容器，年轻时，曾和几个朋友坐在里面照相。现在石“碗”依旧，我当然懒得爬上去了，但是我却欣然。因为我的变化，无非是自然规律之功罢了。我毕竟没有凝固——

对着这一段凝固的历史，我只有怅然凝望。大水法与观水法之间的大片空地，原来是两座大喷泉，想

那水资之美，已到了标准境界，所以以“法”为名。西行可见一座高大的废墟，上大下小，像是只剩了一截的、倒置的金字塔。悄立“塔”下，觉得人是这样渺小，天地是这样广阔，历史是这样悠久——

路旁的大石龟仍然无表情地蹲伏着。本该竖立在它背上的石碑躺倒在土坡旁。它也许很想驮着这碑，尽自己的责任罢。风在路另侧的小树林中呼啸，忽高忽低，如泣如诉，仿佛从废墟上飘来了“留——留——”的声音。

我诧异地回转身去看了。暮色四合，方外观的石块白得分明，几座大石叠在一起，露出一个空隙，像要对我开口讲话。告诉我这里经历的烛天的巨火么？告诉我时间在这里该怎样衡量么？还是告诉我你的向往，你的期待？

风又从废墟上吹过，依然发出“留——留——”的声音。我忽然醒悟了。它是在召唤！召唤人们留下来，改造这凝固的历史。废墟，不愿永久停泊。

然而我没有为这努力过么？就在这大龟旁，我们几个人曾怎样热烈地争辩啊。那时的我们，是何等慷慨激昂，是何等地满怀热忱！和人类比较起来，个人的一生是小得多的概念了，每个人自有理由做出不同的解释。我只想，楚国早已是湖北省，但楚辞的光辉，不是永远充塞于天地之间么？

空中一阵鸦噪，抬头只见寒鸦万点，驮着夕阳，掠过枯树林，转眼便消失在已呈粉红色的西天。在它们的翅膀底下，晚霞已到最艳丽的时刻。西山在朦胧中涂抹了一层娇红，轮廓渐渐清楚起来。那娇红中又透出一点蓝，显得十分凝重，正配得上空气中摸得着的寒意。

这景象也是我熟悉的，我不由得闭上眼睛。

“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身旁的年轻人在自言自语。事隔三十余年，我又在和年轻人辩论了。我不怪他们，怎能怪他们呢！我嗫嚅着，很不理直气壮。“留下来吧！就是因为是废墟，需要每一个你呵。”

“匹夫有责。”年轻人是敏锐的，他清楚地说出我嗫嚅着的话。“但是怎样尽每一个我的责任？怎样使环境更好地让每一个我尽责任？”他微笑，笑容介于冷和苦之间。

我忽然理直气壮起来：“那怎样，不就是内容么？”

他不答，我也停了说话，且看那瞬息万变的落照。迤逦行来，已到水边。水已成冰。冰中透出枝枝荷梗，枯梗上漾着绮辉。远山凹处，红日正沉，只照得天边山顶一片通红。岸边几株枯树，恰为夕阳做了画框。框外娇红的西山，这时却全呈黛青色，鲜嫩润泽，一派雨后初晴的模样，似与这黄昏全不相干，但也有淡淡的光，照在框外的冰上，使人想起月色的清冷。

树旁乱草中窸窣有声，原来有人作画。他正在调色板上蘸着颜色，蘸了又擦，擦了又蘸，好像不知怎样才能把那奇异的色彩捕捉在纸上。

“他不是画家。”年轻人评论道，“他只是爱这景色——”

前面高耸的断桥便是整个圆明园唯一的遗桥了。远望如一个乱石堆，近看则桥的格局宛在。桥背很高，桥面只剩下了一小半，不过桥下水流如线，过水早不必登桥了。

“我也许可以想一想，想一想这废墟的召唤。”年轻人忽然微笑说，那笑容仍然介于冷和苦之间。

我们仍望着落照。通红的火球消失了，剩下的远山显出一层层深浅不同的紫色。浓处如酒，淡处如梦。那不浓不淡处使我想起春日的紫藤萝，这铺天的霞锦，需要多少个藤萝花瓣啊。

仿佛听得说要修复圆明园了，我想，能不能留下一部分废墟呢？最好是远瀛观一带，或只是这座断桥，也可以的。

为了什么呢？为了凭吊这一段凝固的历史，为了记住废墟的召唤。

1979年12月